

王建

吴企明 / 著

《宫词》研究五稿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Soochow University Press

王建

吴企明 / 著

《宫词》研究五稿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Soochow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建《宫词》研究五稿 / 吴企明著. —苏州: 苏州大学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672-1640-2

I. ①王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唐诗—诗歌研究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0862 号

王建《宫词》研究五稿

吴企明 著

责任编辑 史创新

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: 215006)

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印装

(地址: 东莞市虎门镇北栅陈村工业区 邮编: 523898)

开本 700 mm×1 000 mm 1/16 印张 16.5 字数 236 千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2-1640-2 定价: 55.00 元

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本社负责调换

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: 0512-65225020

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sudapress.com>

导 言

文学研究,崇尚博涉而专精,切忌浮泛又浅近。那种浅近的言论,在文学研究学术领域的一些论著中常常能见到,“人云亦云”“大而化之”“浮光掠影”“见木不见林”,严重地阻碍研究的深度展开,难以取得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。

多年来,我有个心愿,希望能找一个研究命题,运用多种研究手段,对某种文学现象进行切实的探索,认真进行深入研究,能从现象到本质,从单个论述到主体观照,从个体研究到宏观考察,然后科学地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出现的契机和发展的轨迹,并对它们的学术价值做出恰当的评判。

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命题,那就是唐代著名诗人王建创作的百首《宫词》。王建的《宫词》创作,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,出现一些失当的价值评判,其中也不免受到“左”的文学思想的干扰和影响。我决心为他翻案。

我对王建《宫词》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,还得从3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谈起。1978年,我去扬州开会,在熟人带领下,和朋友们一起到扬州新华书店的内部仓库去挑书,无意中发现了浦江清先生的《浦江清文录》。浦先生此书出版已历20年(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,平时很难见到,于是我立即购买了下来。浦先生书中有一篇题名为《蕊夫人宫词考证》的考证文章,是他1941年写于上海的旧稿,1943年改订于昆明龙泉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,直到1947年才收录在《开





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》中,正式发表。江清先生素擅考据之学,考订论断极为精到,即便是专论文章,如《屈原》《逍遥游之话》《评江著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〉》,也无不贯穿考辨精审的精神。而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的考订,尤其能见到江清先生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思辨。花蕊夫人《宫词》本来存在纷繁的问题,有许多“缠夹”的记述,江清先生通过六个问题:一,前人的旧说;二,中元节的问题;三,宫词与宣华苑;四,所谓“逸诗”;五,前蜀之花蕊夫人;六,余论及结论的疏证论断,逐一予以解决。他认真探索、致力求实的可贵精神,深深地感动了我。谈花蕊夫人的《宫词》,必然会谈到王建的《宫词》。江清先生对王建《宫词》的评价很高:

余读王建《宫词》,始悟中国诗人,原可以小诗之体制,发挥长诗之作用。《宫词》虽不创始于王建,但连用七绝百首之例,则自彼开之,观其描绘之细腻,遣词之新俊,用乐府通行之体制,寓史家纪实之笔墨,真一代之作家也。(《浦江清文录·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)

这一议论,与过去一些论家的说法截然不同。江清先生还表达出自己“余于王建《宫词》,旧思作注”的意愿,并发出“久而未成”的感叹。于是,我遂兴起“接前人未了之绪”(薛雪《一瓢诗话》语)的念头,动手做起王建《宫词》的研究工作来。

可以说,江清先生是我研究王建《宫词》的导引者和领路人。

1985年出版的拙著《唐音质疑录》,收录了我研究王建《宫词》的三篇文章:《王建〈宫词〉辨证》《王建〈宫词〉校识》《王建〈宫词〉札迻》,便是我从事王建《宫词》研究的初始成果。后来,我的研究方向稍有调整,逐渐向“诗画融通”方面转移,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王建《宫词》研究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探讨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,我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,在探求诗画融通的过程中,依然对王建《宫词》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十分留意。比如我在阅读画学著作周密《云烟过眼录·续录》的时候,发现一条材料,说宋代杨元诚家收藏有王建的手迹:

唐王建亲书宫体小诗一百二十首,盖《宫词》也,极其宛转娇



丽,今人罕能及,后有钱武肃王印(赤心三九一)押。

王建手迹是周密亲见的,比较可信,可惜这份手稿早已散佚,没能留传下来。周密的记载,启发我日后研究王建《宫词》,常常观照其他相关作品。2011年,当我重新做起王建《宫词》的注释工作时,其中关于唐代名物制度、宫廷礼仪、宫廷建筑、风俗习尚的不少材料,都是我平日读书时随手札录而写的小签条,涓涓细流,汇成江河。这些零星的资料,十分有助于我的研究。前几年,我又重新做王建《宫词》的研究,从以往的辨证、校勘、札迻三方面,拓展开去,进一步寻绎它们对后代的影响,探讨它们和后代诗歌创作的传承轨迹,并进入全面评价的阶段。这样,便形成了本书“五稿”的规模。

《王建〈宫词〉研究五稿》一书,既体现出我的学术追求,也完成了我的夙愿。我是这样设想的:王建《宫词》辨证稿,首先搞清王建《宫词》一百首的原貌,去伪存真,“正其篇”;王建《宫词》校识稿,重在校勘文字,“定其字”;王建《宫词》札迻稿,重在诠释诗中的名物典章、宫廷礼仪、风俗习尚,“明其义”。此三稿是基础研究,为深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在做好基础研究的条件下,再展开深入探讨,这便是王建《宫词》“传承稿”和“评论稿”的研究任务。“传承稿”专门考察王建《宫词》对后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宫词创作的深远影响,探索宫词一体的历史流变;“评论稿”则专门论说王建《宫词》的文学、历史文化价值,它们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,纠正那些忽视、低估王建《宫词》价值观念的旧说。“评论稿”正好是前面四稿研究的升华,也是最后的结论。本书涵盖了学术研究的三大环节,融校、考、论于一体,运用版本、校勘、辨伪、补遗、考证等多种研究手段,综合进行纵向研究和专题研究,通过归纳、推演、排比、论断,对王建《宫词》以及唐五代以后的《宫词》创作进行史的考察,做出全面评判。

愿《王建〈宫词〉研究五稿》能对读者和学界朋友们有些许帮助和启发!

导言 / 001

甲稿 王建《宫词》辨证稿 / 001

一、杂入篇辨 / 003

二、补入篇证 / 009

乙稿 王建《宫词》校识稿 / 013

丙稿 王建《宫词》札迻稿 / 045

第一首 蓬莱 压金鳌 五门 / 051

第二首 八诏蛮 青花龙尾道 侧身偷觑 正南山 / 052

第三首 龙烟 宣政门 玉仗 / 054

第四首 起草臣 樱桃初赤赐尝新 金阶 圣人 / 057

第五首 内人 阁门 / 057

第六首 千牛仗 起居 进 无事不教书 / 058

第七首 延英 江砚 宣毫 床 天子下帘亲考试 宫人手里
过茶汤 / 060

第八首 九重关 银台 三殿 / 063

第九首 凌烟画阁 长将殿里作屏风 / 064

第十首 丹凤楼门 五云金辂 天子南郊一宿回 / 066

第十一首 金鸡 / 067

第十二首 集贤殿 点勘 玉函 / 068

第十三首 紫微宫 公卿拜陵 卤簿 太常 / 069





- 第十四首 新调白马 侵早 打毬 / 071
第十五首 第一筹 背身毬 内人唱好龟兹急 / 073
第十六首 新衫 银带排方獭尾长 / 074
第十七首 绣重重 金凤银鹅 遍 舞头 太平万岁字 / 075
第十八首 鱼藻宫 铺锦 鸡头 / 077
第十九首 中和节 琼林 监开金锁放人归 / 078
第二十首 立仗马 内园家 / 080
第二十一首 城东北面望云楼 珠帘 / 081
第二十二首 射生 男儿跪拜谢君王 / 082
第二十三首 趁 / 083
第二十四首 戴胜 / 083
第二十五首 竞渡 掉 / 084
第二十六首 中元 绣真容 / 085
第二十七首 隐花裙 抬起 / 086
第二十八首 著却 第三声 / 086
第二十九首 六么 小管丁宁 侧调愁 凤凰楼 / 087
第三十首 剑南新样锦 东宫 / 089
第三十一首 十三初学 擘箜篌 弟子 教坊 / 090
第三十二首 红蛮捍拨 移坐当头近御筵 凤凰 / 091
第三十四首 旋 / 093
第三十五首 云驳 花骢 殿前来往重骑过 / 093
第三十六首 停灯 熏笼 上直 / 094
第三十七首 内中 贵妃 / 095
第三十八首 五弦 / 095
第三十九首 宣徽 六宫 / 096
第四十首 出内 地衣 帘额 / 096
第四十一首 山丹 麝香 旋下金阶旋忆妆 / 098
第四十二首 蝉鬓 搔头 金条 / 099
第四十三首 月过金阶白露多 / 099
第四十四首 女医人 / 100

- 第四十五首 红巾 / 100
- 第四十六首 御池水、白玉渠 密奏君王知入月，唤人相伴洗裙裾 / 100
- 第四十七首 花檀大五弦 缠 / 101
- 第四十八首 绿温噉 浣水 踏青 望春门 / 102
- 第四十九首 中尉 内家 / 103
- 第五十首 尽送春毬 记巡传把一枝花 / 104
- 第五十一首 忽地下阶裙带解 / 105
- 第五十二首 博士 索 / 105
- 第五十三首 行中第一 破拍 / 106
- 第五十四首 黄帔 金仙观 / 106
- 第五十五首 浴堂门 面脂 / 107
- 第五十六首 侧商调 伊州 / 110
- 第五十七首 泼火 犊车 汉阳公主 鸡毬 / 110
- 第五十八首 钩栏 / 111
- 第五十九首 内监 金花红榜子 / 112
- 第六十首 昭仪 掷卢 搦 滕王蛺蝶图 / 113
- 第六十一首 中宫 音声 / 115
- 第六十二首 玉蝉金雀 绿鬓 舞处春风吹落地 / 115
- 第六十三首 么 / 116
- 第六十四首 贵妃姊妹 街西 索牡丹 / 116
- 第六十五首 宜春院 五弦琴 / 117
- 第六十六首 梨花园 内家歌 / 118
- 第六十七首 黄金合 红雪 香罗 / 119
- 第六十八首 东上阁门 阿监 / 120
- 第六十九首 乞与 外头还似此间无 / 120
- 第七十首 笙 黄金殿 / 121
- 第七十一首 洗儿钱 / 122
- 第七十二首 樱桃园 / 123
- 第七十三首 步打毬 / 123





- 第七十四首 太仪 暖房 红踟躅 / 124
第七十五首 软舆 宫局 内尚书 / 125
第七十六首 鹦鹉 陇山 / 125
第七十七首 投壶 双陆 阿谁 / 126
第七十八首 禁寺红楼内里通 红楼 夹城 裹头宫监 / 127
第七十九首 金锁生衣 画图 / 129
第八十首 楼上人扶下玉梯 / 129
第八十一首 白打 / 130
第八十二首 书破 隔子 / 130
第八十三首 教遍宫娥唱尽词 / 131
第八十四首 青楼小妇 研裙 / 131
第八十五首 水中芹叶 郁金芽 / 132
第八十六首 红罗绣舞筵 移柱 未戴柘枝花帽子 / 133
第八十七首 玳瑁 衙香 / 134
第八十九首 雉 沉香火底 / 135
第九十一首 金殿 紫阁 仙人掌 玉芙蓉 朝元日 五云车
六龙 / 137
第九十二首 月陂 龙武军 / 139
第九十三首 穿针夜 乞巧楼 / 140
第九十四首 簸钱 / 141
第九十五首 弹棋 红子 / 142
第九十六首 黄金白柄 / 144
第九十七首 供御香方 / 144
第九十八首 药童 云浆 袂衣 / 145
第九十九首 送出 长门 乞求自在 / 146
第一〇〇首 轻容 退红 / 146

丁稿 王建《宫词》传承稿 / 149

- 一、从宫怨到宫词 / 151
二、《宫词》一百首 / 170

三、百首绝句组诗 / 198

戊稿 王建《宫词》评论稿 / 203

一、王建写作《宫词》的主客观条件 / 205

二、王建其他“宫词”作品 / 210

三、王建《宫词》的文学价值 / 217

四、王建《宫词》的历史文化价值 / 224

五、综论 / 247



甲稿

王建《宫词》辨证稿



王建《宫词》用百首绝句的组诗形式,反映宫廷内部多方面的生活,这是诗人在艺术上的一种创新,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。后代效学王建,写作百首《宫词》的人很多,如蜀之花蕊夫人、宋之王珪等。

王建《宫词》有一百首,最早见于宋人的记载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:“王建《宫词》一百首,多言宫禁中事。”司马光《温公续诗话》、李颀《古今诗话》、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并云:“元丰初,王绅效王建作《宫词》一百首。”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六十引《后山诗话》云:“曹氏,蜀之青城人,以才色入蜀事后主,嬖之,号花蕊夫人,效王建作《宫词》百首。”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六引《唐王建宫词旧跋》:“宫词凡百绝,天下传播,效此者虽有数家,而建为之祖耳!”

可是,王建《宫词》在流传过程中,出于多种原因,散失了其中的部分诗篇。后人为了补百首之不足,谬以他人的作品抄录入内,造成了王建《宫词》真伪杂陈的混乱现象,很有必要加以甄辨。

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《王建诗集》卷十《宫词》(以下简称中华本王建《宫词》),编者于七首诗下附注“胡本注一作某某”,于一首诗下附注“《全唐诗》一作某某”,其说未为完备。笔者因酌加考订,作《王建〈宫词〉辨证稿》,具体说明哪些诗是杂入王建《宫词》中的他人作品,哪些诗是应该补入百首《宫词》中的王建诗。

一、杂入篇辨

(一)

最先提出王建《宫词》中杂入他人作品的,是宋人胡仔,他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十四中说:

予阅王建《宫词》,选其佳者,亦自少得,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而已。其间杂入他人之词,如:“闲吹玉殿昭华管,醉折梨园缥蒂花。十年一梦归人世,绛楼犹封系臂纱。”又如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街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此并杜牧之作也。“泪满罗巾梦不成,夜深前殿按歌声。红颜未老恩先断,斜



倚熏笼坐到明。”此白居易诗也。“宝仗平明金殿开，暂将纨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此王昌龄诗也。

胡氏指出的这些诗，在中华本王建《宫词》中，分别为第一百首、第八十八首、第九十五首、第九十九首。编者分别加上如下校语：“胡本注一作杜牧”、“胡本注一作杜牧”、“胡本注一作白居易”、“胡本注一作王昌龄”。

这些重出诗，确是杜牧、白居易、王昌龄诗被误录入王建百首《宫词》中的。

“闲吹玉殿昭华管”一首，是杜牧《出宫人二首》中的第一首，见于《樊川诗集》卷二。《樊川诗集》四卷，是杜牧外甥裴延翰亲自编集的。王建生活的时代，比杜、裴两位要早得多，他的百首《宫词》早在社会上流传。因此，裴延翰还不至于把王建《宫词》中的诗，误收入舅父的诗集中。相反，恰恰是后人不明真假，误把杜牧诗录入王建百首《宫词》中；何况，这首诗又正好排列在南宋陈解元书籍铺刻本王建《宫词》一百首的最后一首，补缀的痕迹更为明显。

和胡仔的看法一样，宋赵与时《宾退录》卷一、明朱承爵《存余堂诗话》都指出“闲吹玉殿昭华管”一诗是杜牧的作品。毛晋《三家宫词》的跋语，也说这首诗是“杜牧之《出宫人》之一也”。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嘉靖本、万历本，也都把这首诗收入王建百首《宫词》中。《全唐诗》编者吸取了诸家的意见，把这首诗摒于王建《宫词》之外，这样处理是正确的。

“银烛秋光冷画屏”一诗，见于《樊川外集》，题为《秋夕》。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云：“此一诗，杜牧之、王建集中皆有之，不知其谁之作？以余观之，当是建诗耳。盖二子之诗，其清婉大略相似，而牧多险侧，建多平丽，此诗盖清而平者也。”周氏仅从风格而言，认为“银烛秋光冷画屏”一诗是王建所作，似乎还缺乏说服力。

其实，古往今来，有许多人明确指出这首诗是杜牧的作品。宋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于王建《宫词》中未载此诗，却系之于杜牧名下。宋赵与时《宾退录》卷一辨王建《宫词》杂有他人诗时，就提到这首诗。明朱承爵《存余堂诗话》说：“王建《宫词》一百首，蜀本所刻者得九十二，遗



其八。近世所传者百首俱备，盖好事者妄以他人诗补入，殊以乱真。中有‘银烛秋光冷画屏（下略）’，此牧之《七夕》诗也。”毛晋也说：“余阅王建《宫词》，辄杂以他人诗句，如‘银烛秋光冷画屏（略）’，此牧之《秋夕》诗也。宋南渡后，逸其真作，好事者摭拾以补之。”（毛晋《三家宫词》跋语）陆葢《问花楼诗话》卷一：“‘银烛秋光’，杜牧之诗。”近人浦江清先生也说：“杜牧《秋夕》诗，南宋时曾阑入王建《宫词》中。”（《浦江清文录·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）这首诗，确实应该把它排除在王建百首《宫词》之外的。

“泪满罗巾梦不成”一首，原载《白氏长庆集》第十八卷，题名为《后宫词》。按，白居易《白氏文集自记》，“白氏前著《长庆集》五十卷，元微之为之序”。朱彝尊《白香山诗集序》：“诗家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，既属其友元微之排纂《长庆集》矣，而又自编后集，为之序，复为之记。”则《白氏长庆集》五十卷，在白居易生前就由他的好友元微之编序，《后宫词》一诗，早已被编纂入集，自然不会有差错。再则，这首诗被宋人洪迈收入《万首唐人绝句》的白居易名下，题名为《宫词》，却并未收入王建百首《宫词》中。陆葢《问花楼诗话》卷一：“余次第考之：‘泪尽罗巾’，花蕊夫人诗。”（陆葢误记，此诗当为白居易诗。）《全唐诗》收录白居易的《后宫词》，并没有将这首诗收入王建《宫词》中。除以上数证外，尚有赵与时、朱承爵、毛晋等人，分别在《宾退录》卷一、《存余堂诗话》、《三家宫词》跋语中，指出“泪满罗巾梦不成”一诗为白居易诗，误入王建《宫词》中。

“宝仗平明金殿开”一首，本是王昌龄的作品，早已见于唐人所选唐诗中，不过诗题和文字略有不同罢了。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中收录王昌龄这首诗，题名为《长信宫》，前半首作：“奉帚平明秋殿开，暂将团扇共徘徊”，后半首全同。韦庄《又玄集》卷上亦录王昌龄《长信宫秋词》，文字与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除“秋殿”作“金殿”外基本相同。韦穀《才调集》卷八也收录王昌龄《长信愁》，文字大体同《河岳英灵集》（唯“秋殿”作“金殿”，“暂将”作“且将”）。此外，宋以后人（如赵与时、朱承爵、毛晋等），不断指出这首诗是王昌龄的作品。陆葢《问花楼诗话》卷一：“‘宝帐平明’，王少伯诗。”误把这首诗编入王建《宫词》中者，乃



“不读诗”！

总之，胡仔是有鉴别力的，他指出的四首，确实应该把它们从王建《宫词》中剔除出去，洪迈、《全唐诗》编者的做法，尊重客观事实，很好。

（二）

除了上述四首外，宋赵与时还指出另外四首杂入王建《宫词》中的他人诗，《宾退录》卷一云：

王建以《宫词》著名，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诗杂入，今世所传百篇，不皆建作也。余观诗不多，所知者如“新鹰初放兔犹肥，白日君王在内稀。薄暮千门临欲锁，红妆飞骑向前归。”“黄金捍拨紫檀槽，弦索初张调更高。尽理昨来新上曲，内官帘外送樱桃。”张籍《宫词》二首也……“日晚长秋帘外报，望陵歌舞在明朝，添炉欲薰衣麝，忆得分时不忍烧。”“日映西陵松柏枝，下台相顾一相悲。朝来乐府歌新曲，唱尽君王自作词。”刘梦得《魏宫词》二首也。或全录，或改一二字而已！

赵与时所指出的这四首诗，中华本王建《宫词》分别为第九十六首、第九十七首、第九十三首、第九十四首。第九十六、九十七两首，诗下无注，可见南宋陈解元书籍铺刻本、席氏《唐百家诗》本、胡氏本《王建诗集》都以为这两首诗是王建所作。中华本王建《宫词》仅于第九十三首诗下附注“胡本注一作乐府《铜雀台歌》”，第九十四首诗下附注“同上”。

这四首诗，确系张籍、刘禹锡诗误入王建《宫词》中。

赵与时的世次后于洪迈，《宾退录》所述，或即自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中来。因为洪迈没有把这四首诗收入王建《宫词》中，却分别录入张籍、刘禹锡名下，传世的嘉靖本、万历本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“新鹰初放兔犹肥”、“黄金捍拨紫檀槽”两诗，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《张文昌文集》卷三载，题为《宫词》二首，文字与中华本王建《宫词》全同。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《张司业诗集》卷六，亦载《宫词》二首，然